

旧信新情

一个寒气逼人的周末，窗外朔风呼啸，悬在高空的太阳像一面镜子，明晃晃地照在身上，虽有薄薄的一层暖意，但很快被风吹得四散而去，无影无踪。

我窝在家里，既不想做家务，也无心处理工作，为了内心些许的秩序感，便在百无聊赖中，整理起书房里的杂物——从一沓书信开始。轻轻拂去上面的尘土，一封封发黄的信纸上，字体不一，有的工整娟秀，有的龙飞凤舞，而我的名字和曾经就读的大学，赫然在列。

一封接一封地看，就着青涩和稚嫩的文字，仔细回想重温当初与同学、与朋友书信交往的场景和情感，也在一行行文字中刷新了自己当初懵懂又年少轻狂的印象。别人笔下我的形象更客观具体，且有迹可循——好与坏，形成于黑字，飘飘洒洒地落在白纸上，定格生根，不畏风霜雨雪的侵染，也有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的感叹。

看完信，怅然若失，但更多的是感动和温暖。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时光匆匆，世事茫茫，日复一日，能在变迁中保留下来的，都是岁月给我的美好馈赠。再三玩味之后，我规规矩矩地把一封封信装好，捆扎严实了，又郑重其事地放到一个纸箱里，

粘牢封口，以免再次蒙尘。

一叠旧信，蕴藏着丰富的情愫和鲜活的记忆。“旧”，一个常见易懂的字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忽视、遗忘在角落，落满岁月的风和生活的尘。一旦重温、念起它的美，便像在春日暖阳下，打开一本心仪已久的书，欣赏一束历久不衰的干花，轻品一杯沁人心脾的香茗，翻看一本装有青春容颜的影集，让人目光柔软，思绪雀跃，情生感动，感慨良久。

旧与新，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现在，如同一对冤家，却一脉相连，不可分割。喜新厌旧，是人之常情，因为新更有可塑性，更值得期待；而旧，似乎意味着落伍过时，暗淡破败，不足以让人眼前一亮。我更喜欢辞旧迎新。对于旧物，不讨厌不嫌弃，但也不抱残守缺——旧物有温度，尚能再用，便留下，以备不时之需；若不能物尽其用，便像第一次遇到它时的满心欢喜一般，与之好好告别。

如今的生活，物资丰沛，更新、添新易如反掌，也让故人、往事、旧物出场的次数少了，作用轻了。但从一封旧信出发，开始睹物思人，追忆往昔，那时望穿秋水的等待和期盼，欣喜和情思，多么难

得。比如小时候，母亲为我做的千层底布鞋，比如故乡的一条色彩单一、曲曲折折的老巷，比如中学时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心情日记……

把“旧”字拆开，就是一个日子。人生中，没有一天是多余的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正是踩着一个个有得有失的日子，一步步铿锵有力地走到今天，我们才遇见更成熟更从容更好的自己。

旧是新的归宿。它是日复一日走过

的一个个阶梯，值得你心平气和地面对它。就像一个人的青春，哪怕它在不经意间已悄然远走，但鲜活的记忆也依旧如草木庄稼，一年年一茬茬，因了岁月不老，而延续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韵律和希望。人生之路，一站一站的风景。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。现在的你，即使身处严冬，也可以深情回首，也可以心向春天，欣然出发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

西施之“舌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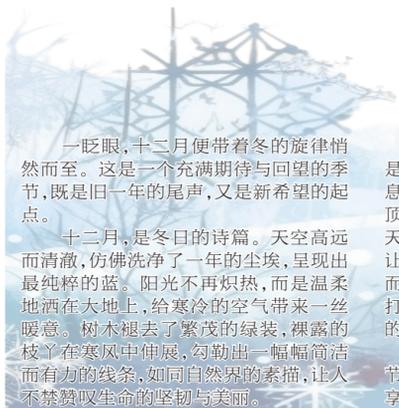
心花怒放

路边常常见到石蒜花。这种花很特别，开花时无叶，给人一种错觉，似乎它是突然从地面冒出来的，一丛丛地绽放，花朵异常美丽，所以它也被称为“平地一声雷”。

石蒜花还有一些别称——“彼岸花”和“曼珠沙华”。我曾读到过与此有关的一个传说：守护彼岸花的是两个妖精，一个是花妖曼珠，另一个是叶妖沙华。虽然他们守护了彼岸花几千年，可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，因为开花时无叶，有叶时无花。这大概是人将自身的情感和故事投射到了自然万物中，不过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迷人。

常见的石蒜花是红色的。有一次在路边见到一大片黄色的石蒜花，如阳光一般金黄明亮。正午时分，阳光强烈，我和它们一起站在阳光下，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的心里也长出一株石蒜，从碧绿的茎，到舒展的黄色花瓣，像一个个小小的太阳，给这个世界增加了一点光明和美丽。

(据《今晚报》)



一眨眼，十二月便带着冬的旋律悄然而至。这是一个充满期待与回望的季节，既是旧一年的尾声，又是新希望的起点。

十二月，是冬日的诗篇。天空高远而清幽，仿佛洗净了一年的尘埃，呈现出最纯粹的蓝。阳光不再炽热，而是温柔地洒在大地上，给寒冷的空气带来一丝暖意。树木褪去了繁茂的绿装，裸露的枝丫在寒风中伸展，勾勒出一幅幅简洁而有力的线条，如同自然界的素描，让人不禁赞叹生命的坚韧与美丽。

情结于雪

记忆的底片上，童年的雪是温暖的。小小的心如一片雪花，曼舞着快乐。因此，那时盼雪，有着最单纯的理由，只为一份温暖的亲情。

青春初绽的岁月，爱极了雪的随性和自由。在天地的舞台上，雪是自由的舞者。以天籁为配乐，舒缓时，温和矜持，款款而来；跃动时，俏皮清澈，轻盈灵动；激昂时，张扬不羁，酣畅淋漓。每每将自己置身在纷舞的雪中，因雪而舞，随雪而动。舞动里，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浪漫越发的晶莹，穿庭飞花的姿态越发的曼妙。舞动里，青春如雪般绽放，那一缕洁白的芬芳，穿过青春的浮躁，清激灵动。于是，心底泛起那样真切的渴望，让飞雪成瀑吧！缀成我洁白的羽翼，直追雪的轻松、洒脱，和胸怀。

落雪的日子，山寒水瘦。而青春，却在这纷纷扬扬里日渐丰盈。岁月的单行道，那个傻傻盼雪的丫头，那个随雪而舞的少女渐行渐远的时候，我开始习惯于持一杯热茶，在每一次飞雪时，临窗而坐。淡淡的茶香里，心情透明又氤氲着。放一曲班得瑞乐团的《初雪》，柔软，清澈，和着若有若无的忧伤弥散开来。

走进十二月

十二月，是北方雪的童话。雪花，是这个季节最温柔的使者，它们悄无声息地从天而降，覆盖了大地，覆盖了屋顶，覆盖了整个世界。一片片雪花，如同天使的羽毛，轻盈而纯洁，它们的到来，让整个世界变得宁静而祥和，变得梦幻而美丽。孩子们在雪地里欢笑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他们的笑声是这个季节最动听的旋律。

十二月，是炉火的温暖。在这个季节，人们更愿意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，分享一年的收获与感悟。火光跳跃，映照

俗称。有意思的是，自古以来，福建几乎所有志书，乃至民间，“西施舌”皆指后者，即中文名为双线紫蛤的双壳纲紫云蛤科软体动物。

历史上，长乐澳中、连江鹤屿都是闻名遐迩的“产舌”盛地。人们摸准它“藏沙中”的习性，便“从碌碡压沙滩，视放沫处取之”。我的家乡平潭也曾盛产西施舌，人们在沙面上西施舌特有留痕——两沙眼处，以锄柄轻敲，逼迫其暴露行踪；锄过处沙面喷水，即循沙下挖，不到数十厘米便可找到。

明代才子王世懋对西施舌的评价极高：“海错者，以西施舌为第一。”对于这



(据《福建日报》)

着每个人的笑脸，温暖而亲切。家，是这个季节最温馨的港湾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寒冷，无论在外经历了多少委屈和伤痛，家的温暖总能让人忘却疲惫，找到心灵的慰藉。

十二月，是节日的欢歌。彩灯已经点亮，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。这是一个充满欢笑和祝福的时段，人们互赠礼物，分享喜悦，共同期待新的一年到来。街道上、商场里，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。

十二月，是岁月的沉淀。在这一年

一点，深有同感。母亲最拿手的厨艺便是“滑西施舌”，它的鲜美无与伦比。

从紧闭的薄壳一端入刀，劈开壳，沿贝壳刮刮，将肉完整刮下，再用盐、酱油、老酒、糖、味精、姜末、葱段等腌制。腌制过的西施舌裹番薯粉，翻拌搅匀，沿锅边下，同时下西施舌原汁，盖锅。不一会儿，香溢满屋，撒葱花或芹菜，点几粒鸡精，一锅香气逼人、滑溜溜的“滑西施舌”便出锅了。

候在一旁的我，等不及它晾凉，便举箸夹“舌”。“舌”入嘴，柔嫩绵软的触感如电传来，舌尖轻咬间，心神为之一漾，咽喉不由自主打开，未及咬烂的“舌肉”便如滑滑梯般顺道而滑，引得我有时急得边哈气边吞。童年的印象如此深刻，以至于许多年过去，西施舌鲜香、丰腴、细腻、绵长之感，仍时在胸中回荡，无法抹去。

大海是神奇的存在，它将所有的美妙倾注于小小的西施舌之中，有幸尝得这人间至味，实乃人生一大快事也！

(据《福建日报》)

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不禁会回顾过去的日子，那些欢笑与泪水，那些成功与失败，都已成为我们宝贵的记忆，都已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之源。我们感恩过去，期待未来，带着希望和梦想，迎接新的一年。

走进十二月，就像步入一幅幅动人的画卷。在这个月份，让我们放慢脚步，细细感受生活的美好，体会时间的流转，怀着感恩和希望，积蓄力量与智慧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(据《天津日报》)

沙龙

史建伟

大众属性标注小众的特征
宛如盛名的“太太的客厅”
一座吸引力的建筑
一处包容性的时空
一群趣味相投的精英
一位魅力四射的主人
心向往之辅之以匹配才能
惺惺相惜欣赏认证
在自由的交往网络
天然聚拢
形成生活的一部分
习惯了处世处事的约定俗成

不分贵贱阶层
渴求灵魂一致的共鸣
火花四溅
碰撞出思想的和谐共鸣
不论职业种性
需要价值类似的认同
针锋相对
雄辩中思维妥协共通
不讲地域西东
遵从精神求索的本能
张开胸怀
拥抱新鲜刺激的冲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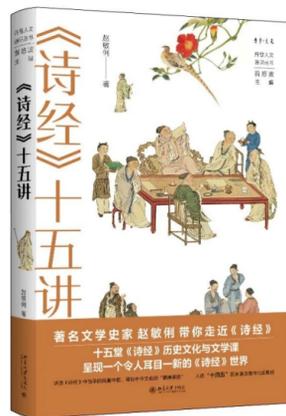
以文会友
讲座阅读朗诵
聆听阐道解惑
体验类似或迥异的激动
以武会盟
切磋竞技高下
达成德高艺精的推崇
以联谊或协会的名义
举办特色活动
慷慨激昂或剑走偏锋
在沙龙的容器里搅拌混合狰狞
最终达成思想意识至行为的大一统

(作者简介:史建伟,河北邢台市诗词协会会员。)

荐读



《诗经》十五讲



作者:赵敏俐
出版社:北京大学出版社

《诗经》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之一，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璀璨夺目的明珠。这本书尝试建立一个新的《诗经》解读模式，把握《诗经》的艺术本质，将其纳入周代社会的历史文化中去研读和认识，使读者能真切体验《诗经》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与艺术光辉，感受《诗经》时代人们的丰沛情感和烂漫生活，以及中华民族优雅的性格和高超的艺术才具。



《不与天下州府同》



作者:黄博
出版社: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

宋代巴蜀与唐代、南北朝、魏晋乃至更早时期的巴蜀相比，有哪些变与不变？地理、御容、政情、军事、民风、语言、学术、士人……本书跳出传统地方史书写的宏大叙事框架，从边缘与微观入手，在论证特殊性的同时，超越静态的描摹，观照整体，钩沉特殊性背后政治与文化的变动过程，也重新理解了两宋王朝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方式。

以风鸣冬

上。仿佛就是在这种不自觉、不经意间，我们走进了季节的深处。

冬天就这样慢慢地、悄悄地来到了身边，你也渐渐地适应了它带来的一切。你喜欢这样的感觉，时序渐变，大美不言，带着世间的脉脉温情。应当感谢那场连绵的雨，它连缀起秋和冬，模糊了本应分明的季节界线，一如烟雨迷蒙中的一道长堤，虽然你看清楚它的风景，它却真真切切守护在你的不远处。

但有时我也会厌烦那些模糊的过渡，模糊和缓慢仿佛变成一种过于成熟的态度，就像一个总喜欢模棱两可的人，没有喜与怒，你无法看清他，也无法深入他真实的内心。和这样的人相处，让人远不得也近不得，始终在猜测、揣度，不免如履薄冰，失去了生活应有的诗意。

这时就需要一场大风。一夜大风之后，天气总是格外晴朗，就像不破不立的道理一样，没有一番寒风彻骨，就不会迎来暖暖的冬阳。以风鸣冬的日子，存在于人生的四季中，它总想告诉你一些什么，以一种不易理解却十分真诚的语言。

(据《中国文化报》)